

晚风·龙光塔

过年琐忆

| 邹炜 文 |

过年的习俗,有些留给了历史,有些,留给了记忆,还有一些,留在我们身边。

这些习俗里头,要数“蒸年糕”最热闹、最温暖,也最能让孩子们欢呼雀跃。

做年糕要技术,还要有力气,所以一般总是由村上懂做糕的壮年男子负责。父亲在他的同辈人中年纪最轻,所以头几年蒸糕都是由族内伯父操作。可是父亲聪明,后来这事慢慢就转移到了我家。定好了蒸糕的日期,要蒸糕的人家就忙开了,先是按照比例掺好粳米糯米,粳米多了不好吃,糯米多了不成形。白糖的“鲜洁”红糖的香,所以还要按口味准备好两种糖,讲究的还有桂花。

蒸糕的这天晚上,风箱呼哧,鼓舞着灶膛里的火,锅里烧起了热水,锅上架起了木桶。木桶里是“绣”好的粉,孩子们开始跑起来,追逐、尖叫,夹带大人带笑的呵斥。

刚出笼的蒸熟的粉糕,未经“揉”这一道工序,松软甜糯,是最好吃的。蒸糕人让孩子们分享过“松糕”后,迅速以蘸水的毛巾裹手,开始揉粉。这道工序最费力气,一般人做不来。揉结实了就可以推成长条,切成条状的年糕了。当然切糕是不用刀的,是用两头系了筷子的线。切好的糕还会盖上红印,或寿或福,总之是非常讨口彩的。

关于年糕的来历,一说是为应付严冬觅食的怪兽“年”而用粮食揉成条块状放在屋外,“年”吃饱了便心满意足离开,人们则可安迎新春,尽享和乐;另一种说法是,战国时期伍子胥指导部下以年糕筑城墙,后城遭越军围困,百姓便刨出这“城砖”来果腹,挺过饥荒,赢得战争,从此过年时家家制作年糕以纪念伍子胥。

以上说法我未作考证。禾谷成熟,一年一次,过年吃糕,说是祝贺五谷丰登,我以为更加贴切。人心多好高,谐声制食品,义取年胜年,借以祈岁稔。蒸腾的雾气中,农人们一定闻到了春天的味道。

据说过年是从腊八开始。可是我竟然没有关于腊八粥的任何童年记忆。许是因为当时家境过于贫寒,这些过年的助跑,被父母省略掉了。置办年货,对我们家来说,也极简单,简单到还是几乎没什么记忆。但我却记住了这里一句很糙的土话:“一卵不卵,先买笋干”。笋干由竹笋制成,我猜想是含着节节高的意思才让笋干成了过年必备的吉祥物。

我从小嗜好笋干。出嫁以后,因为我对笋干的偏爱,每到过年,母亲和婆婆都会煮了大锅的笋干等我去大快朵颐连带大碗打包。因此,在母亲和婆婆身体还算健康的时候,不擅厨事的我,过年的时候总有吃不完的笋干。

世事沧桑,母亲和婆婆,先后中风,一个瘫了左边一个瘫了右边,一个终年轮椅一个整日卧床。过年这个事情,对人到中年的我,也因此变得沉重起来。

“十七十八,越掸越发”“腊月二

十四,掸尘扫房子”。刚结婚那几年,我和先生住的虽然是单位宿舍,但我每年都会认真履行掸尘仪式,以示除陈布新。还记得呀呀学语的儿子看到我把围裙包扎在头上,手持鸡毛掸,竟吓得哇哇大哭。等他爸爸回来,就用小手指着我,啜泣着告诉爸爸说“狼外婆”。

其实就算没有那些美好寓意,这忙了一整年,确实也该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以弃旧迎新。现如今,多数人家都住上了公寓房,打扫起来容易多了,清洁工作都是平日里随手就做,“掸檐尘”,便只成了一种象征。

过年前我还会买些红纸,给亲友或同事写上几幅抄来的春联。因为平常不练字,实在是有点“出乖弄丑”的意思。但写春联这个事,于我而言,居然也成了过年的一个仪式,过程充满了欢喜、迎新的意味。

团圆的年夜饭里,是必定要预埋荸荠的;过年的菜肴里,是必定要有蛋饺的。盛饭时盛到荸荠是大吉大利的,蛋饺形似元宝,色泽金黄,寓意就更不用说了。

当时农村灶上有种叫“铜勺”的舀水工具,不一定非得是铜制,却是做蛋饺的绝好工具。过年时,虽有大灶,还会生个煤炉来“蒸、煮、炖、笃”。这煤炉火候温和,特别适合做蛋饺。左手拿“铜勺”在煤炉上加热,右手就忙乎了,以猪油遍擦铜勺,将蛋液用小勺均匀浇入铜勺(此时左手须转动铜勺让蛋液摊成薄薄蛋皮),再将适量肉馅放入蛋皮,蛋皮对折包住肉馅成饺子模样,以小勺在蛋饺边缘轻压使其粘牢,翻身稍等片刻,就可取出装盘……如此往复。一个个金灿灿、胖嘟嘟的蛋饺列在盘中,用旺火蒸透,便可留着慢慢享用了。

从前蛋饺要么是母亲做,要么是哥哥做。出嫁以后是先生做。所以到现在为止,这金黄外表、鲜美肉馅的“金元宝”,笨拙的我是只会吃不会做的。

除了馄饨包子这种主食类,我一般是不吃“千刀肉”的。但家人做的蛋饺,我却喜欢。先生会一次做上很多,我便拿保鲜袋分装了放入冰箱冷冻仓。随需随取,多用来做汤,金黄蛋饺,碧绿菠菜,宠了口舌养了眼。

对农人来说,春节最是休闲时。喝茶晒太阳,打牌嗑瓜子……而女儿受父亲的影响总是很深。父亲不打牌,所以我连最简单的“争上游”都不会打。人家打牌,我只会在边上吃花生看热闹。

村子东面那条从村首流到村尾的小河,会在春节结了厚厚的冰。胆子大点的就在上面玩耍。小时候淘气如男孩的我,就有过一次踩破坚冰,一脚探入刺骨河水的惊险历程。

冷的河水却有暖的记忆。“前村后巷”的邻居,在欢乐的春节里,互道祝福,前嫌尽释,我抓你一把瓜子,你吃我几颗糖果,相处如一家……

这份景象,也许越来越多只留在已过不感的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心里了。

忆旧·古运河

最惬意最满足的时光

| 许小婷 文 |

记忆深处的过年,是伴随着隆冬时节的翩翩飞雪一起来临的,新年在皑皑白雪的清丽中向我缓缓走来,那种双喜临门的感觉特别让人兴奋。新年的跨度,从除夕前的半个月开始持续到正月十五,那个时期是孩子们最无忌、最开心的日子。

那时,母亲还没有工作,父亲每月32元的工资养活我们全家,但我们平时生活多么拮据,物质多么贫乏,每到新年,我们姐妹仨总有崭新的棉袄、棉裤和棉鞋穿着,这对于向来穿两位姐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的我而言,盼望过年的心情,就更迫切了。

过年时除了能够穿上心仪的新衣服,还有平时很少吃到的鱼肉和吃不到的零食。那个年代,过年时可以凭票买半斤山货,我们姐妹一致要求母亲买山核桃。我的两个棉袄口袋里一边攒着炒熟的黄豆、葵瓜子和山核桃,一边放着几个还有余温的乌菱角,那份喜悦与满足,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难忘。

每年寒假之后,我就掰着指数日子盼过年,想着父母会给我多少压岁钱,盘算着能够买到多少心仪的东西。那时,我恨不得将整个世界的东西都买下,尽管不知道世界有多大。

母亲在年前的那些日子开始准备年货,然后生炉子开始油炸小排骨、氽狮子头、氽爆鱼,做平时难得吃得到的糕点。我则围着母亲

转,当母亲炸好排骨或狮子头时,我就对母亲说帮她尝尝味道,母亲就朝我暗笑,在那个年月,只有在过年时母亲的脸上才会有笑容。后来我常想,那种日子里,父母是暂时忘却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,或者将辛苦埋在心底,留给我们一个快乐的新年吧。

除夕夜充满了祥和与温馨,在我眼里,仿佛能看到美好的未来。除夕的餐桌上,是我们全家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,也是我们最惬意最满足的时光,从开始有印象时记得,白斩鸡、茨菇烧肉、糖醋排骨和红烧花鲢是每年除夕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肴,而鱼是不能一餐吃光的,要年年有鱼(余)。

母亲为了给我们更多惊喜,年初一之前是不让我们看到新衣服的。大年初一,我一睁开眼睛,就看到床前放着一件粉底小花棉袄,一条灯芯绒棉裤和一双花棉鞋,那份欣喜无以言表,梦想变得触手可及。穿着新棉鞋我不愿下床,担心鞋底弄脏了,这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。

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受到亲情的温暖?有什么能唤起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?新年承载着我们美好的梦想,过年,过的是亲人团聚的那份欢喜,过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过年是品尝人生的盛宴,过年是记载岁月的书卷,过年是美好生活的延续。

情趣·健康桥

快乐仍留心中

| 杨庆鸣 文 |

以前过年,大年夜要守岁,还没有电视机的年代,主要是放鞭炮,在院子里对着天空打开手电筒,看光束穿破漆黑的夜晚。细细的凉风,带着过年特有的鞭炮味,拂过脸上的皮肤,拂动尖尖的树影。想不到如今的守岁是在手机屏幕上看到抖音和视频中度过。

时过境迁,纵然光影消逝,但逝去的记忆如烛火温暖着我,小时候过年的快乐仍留心中,一块浓浓的米香的旺旺雪饼或一颗大白兔奶糖,依然守护着童年的心。

最好玩的是堆雪人。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蒸馒头、年糕,做蛋饺,酿面筋,油杓熏鱼,烧瓜际头响堂片,也顾不上小孩了,于是,小孩趁机跑到院外,玩起堆雪人。尽管三尺冰棱挂满屋檐,天冷得很,但也挡不住堆雪人的诱惑,眼睛用煤球,帽子用五针松或树叶,围巾用炮仗皮,衣服纽扣用泥巴,堆好后,伙伴们围着雪人玩耍,嘻嘻哈哈,眼看快到吃年夜饭的时候了,各自回家,打开橱柜门,捏起一块喷香的熏鱼就往嘴里塞,哇,过年的味真香啊。

大年夜,家家户户张灯结彩,贴福字,贴春联,迎新纳福。

年初一大早,不睡懒觉,跑到门外,迎新春放鞭炮,吃糕丝圆子,寓意年年高,节节高;中午吃面,寓意长长久久,长命百岁。下午开始,跟着大人去亲戚长辈家拜年,手里要拎点红彤彤的礼品,或礼盒或干点心或小笼馒头。小孩会被长辈摸摸头,说:“又长高了,今年几岁了?”一番询问,“诺,压压岁吧。”一只红包被收入袋中,无疑,新学期可买新的文具用品了。年初二,逛公园,看踩高跷、舞狮子、舞龙灯、捏泥人、吹糖葫芦……

年前,家里采购满满的食品和年货,不用买菜可吃到正月十五,年味可浓到元宵节才化了,正所谓:过年过到正月半,开开大门尽您看。

这是一叶记忆的小舟,时代变了,生活方式变了,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没变,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中的年味没变。

春节啊,汇聚了亲情、友情和真情。